

自序

我眼中的九龍仔

中國在 19 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結束後，可以說再也沒有過上一天安穩的日子。中華民族在過去的百年，經歷了無數顛沛流離的苦難。中國近代史，從某種程度上看，就是一部民族艱辛求生的逃難史。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義和團動亂、甲午戰爭、辛亥革命、軍閥割據、日本侵華，以至國共內戰，一連串血淋淋的歷史事件，使中華民族陷入了風雨飄搖的境地。每一個篇章，都浸染了滿地的鮮血，每一次波折，也塗印着掙扎的痕跡。

1949 年前後，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湧入香港，我的父母正是這股流亡潮的一分子。1949 年初，父親年僅 17 歲，受祖父囑托，隻身從廣東新會逃到香港，投靠鄉親所開的工廠當工人，辛勤工作直至退休。母親的經歷同樣坎坷，隨外祖母為躲避戰亂，從馬來西亞檳城跑到廣東東莞，輾轉再逃到香港。他們在工廠相遇，由工友變成伴侶，攜手度過了艱苦的歲月。



作者 (左) 四歲時與二姐合照。



1953年，石硤尾火災情況。

外祖母攜着 12 歲的母親來到香港的時候，窮困潦倒，無依無靠，只能暫時棲身於九龍旺角花墟的木屋中。直到 1954 年 7 月 22 日九龍仔發生大火，他們才有幸得到港英政府的安置，以拆遷為由，入住大坑東「徙置區」。我們家裏兄弟姐妹五人都在九龍仔出生，我們年少的時光也一同在這區度過，那一段成長歲月，既平凡、卻深刻。

其實我們的遭遇，在那個年代並不十分特別。上世紀 50 至 60 年代，大量大陸難民湧入香港。1945 年二戰結束後，香港人口有 50 萬。然而到 1950 這僅僅五年間，人口已驟增到 220 萬，及至 1960 年，更上升到 300 萬人之多。從 1960 年至 1980 年，香港的人口幾乎每十年就增加一百萬人，這樣驚人的增長速度，對於這片彈丸之地來說，要



1953年，石硤尾火災後災民排隊登記的情況。

及時應對龐大的住屋要求，便成為了當時政府的一項巨大挑戰。50年代初期，港英殖民地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修建了不少徙置區，設施簡陋，既沒有獨立浴室或洗手間，也沒有燒菜的廚房。其後，經過數十年的改善措施，香港幾乎在不同的地區都能看到港英政府興建的不同類型「廉租屋」，亦即所謂公共房屋（簡稱『公屋』）。據統計，有多達兩百萬香港居民曾居住於公屋之中。

最早期的公屋房型為一型及二型徙置區，大多是為了應付由火災引發的住房需求而興建。1953年的聖誕平安夜，石硤尾發生了一場大火，五萬多人瞬間失去了家園；而1954年發生於九龍仔的大火，也讓兩萬餘人無家可歸。

港英政府共建造了 146 棟 H 型（一型）徙置區，並興建了 94 棟日型（二型）徙置區。這些徙置區大部分戶型僅有 11 平方米，設施極為簡陋，一棟樓可容納約 2,500 人。根據紀錄，香港約有六十多萬人曾經居住在這些最基本的戶型中。

大坑東共有十四座樓宇，超過三萬人在此居住。那時候，節育觀念尚未普及，家庭中小孩特別多。我們家便有五兄弟姐妹，七、八、九個小孩的家庭也為數不少。

不同宗派的西方教會目睹香港市民的貧困與無助，依照聖經的教誨，在九龍仔這片土地上伸出援手，創辦學校，施行救濟。環顧九龍仔，擁有教會背景的教育機構佔了絕大多數。由於資源有限，正規的小學校舍無法及時興建，而失學的小孩又特別多，教會機構於是紛紛在徙置區的天台上設立臨時學校，稱為「天台小學」。這些孩子要在酷熱的炎夏和寒冷的隆冬中忍受着各式各樣的辛勞與艱苦，及至上世紀 60 年代，正規的中小學陸續落成，整條棠蔭街也成為教育的一條街。我也是在棠蔭街完成了幼稚園與小學的教育。

1960 年代，香港的經濟尚未起飛，居住在九龍仔的居民生活匱乏，眾多教會機構遂伸出關愛之手，提供救濟物資，幫助居民應對基本的生活需求。我依稀記得，二姐在一家天台學校就讀小學時，偶爾會帶回來一些罐頭黃豆豬肉，讓我們大快朵頤。大坑東的救世軍和天主堂更經常發放食品，尤其是那些粗麵條，深受居民的喜愛。回想當年，信義忠教會的送餐車會在大坑東的足球場派發奶水麥皮和餅乾，每周兩天大約在下午二時派發。雖然這些食物味道一般，但對我這類經常排隊領取的「常客」，已經非常滿足。



1964年，一班小學生在徙置大廈天台上課。



香港房屋委員會

14

14

13

14

13



大坑東H型(一型)徙置區。

回味徙置區童年

在徙置區長大是難得的磨練。廣東人有句俚語云：「難得少年窮」，很有意思。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沒有比較，自然不會感到自卑。生活從最底端開始，每當有一點點改善，便會感到幸福及知足，對自己進入社會工作後，面對困難的日子，也更懂得以平和的心態，冷靜面對各項挑戰，加上那時徙置區的居民背景各異，甚至有黑道人物出現在身邊，在這種相對開放的環境中長大，人自然更「早熟」，跟別人溝通時也學懂了要加倍謹慎，受騙的機會亦因而變少。還有徙置區內最令我們「回味」的是其公用洗手間與浴室，衛生條件極之惡劣，糞便與排泄物隨處可見，令居民洗澡和如廁時也苦不堪言。

惡勢力無處不在

H型設計的徙置區中，賭博與毒品無處不在，具規模的賭檔可以出現在樓宇中。賭檔用綠色帆布搭建而成，高達兩層。每到黃昏，CID（便裝警務人員）便來收取保護費，也有黑幫人士在附近耀武揚威。他們都是熟面孔的黑道「陀地」，「道友」（吸毒者）會在公眾浴室或洗手間內「追龍」（吸毒）。然而和區內居民卻像很有默契，「各有各忙」，可以互不相干。

環山抱擁九龍仔

雖然九龍仔是徙置區、平民房與木屋構成的貧窮地帶，但周圍卻被小丘環繞，綠草如茵，置身其中彷彿自成一國，秀氣盈盈。

獅子山與畢架山在北面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南面則有圓潤的窩仔山，向南延伸的是一片連綿不斷的綠色球場，包括陸軍球場、花墟球場和警察球場，形成一個「品字型」的區域，為童年提供了無數玩耍與溜達的地方。向東走，更是九龍區鼎鼎大名的富人區——又一村與九龍塘。只需爬上一條百級樓梯，便可以暫時從貧窮攀升至富貴；向西走，像有一條石脈夾着尾巴，故稱為「石硤尾」，原本是將大坑東與石硤尾分隔的。到了 60 年代中，這道阻隔才被打通，開闢了一條新的路，名為窩仔街。我對此常有一種莫名的感覺，窩仔街的斜坡，似乎是一條分隔兩個世界的界線。窩仔街以西，喧囂混亂，但踏入大坑東的範圍，便是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臥虎藏龍九龍仔

可能不為人知的是，現在香港特區的財經界高層，都是在九龍仔長大：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年少時候也是在九龍仔度過。我的中學同學、大學學友，有不少是銀行的高管、財資界名人。有位風水大師曾道：

莫觀輕小大坑東，局內藏真是旺龍，
舊為山脊貧窮地，今乃八運崛起中。（指 2004–2023 年）

多姿多彩的兒戲

在徙置區長大的兒童，大體都是貧窮非常，因為沒有零用錢買玩具，卻能激發創意，我們玩的遊戲基本上不需要金



「豹虎」是一種形似蜘蛛的小昆蟲，性格好鬥。

錢，甚至反行其道可以變相賺錢。讓我最着迷的，是每年 8 至 10 月的「鬥金絲貓」和春節期間的「舞獅」。

金絲貓（也叫「豹虎」）是一種形似蜘蛛的小昆蟲，性格好鬥，形狀各異，主要分為幾大類別：老篤、紅孩兒、黑蔔和金花仔等。賣豹虎的師傅會把每隻豹虎放在用青色帶刺樹葉做的籠子裏。進攻的一方需要鼓起勇氣，尾巴橫放，迅速衝進去，稱為「衝籠」，而守護的則在籠子裏迎戰。如果守護者接連失敗，就會選擇逃跑。我最喜歡看老篤廝殺；它們會用長長的雙臂小心翼翼地向前蠕動，一旦碰上敵人，便會揮起雙臂，頭頂着對方，拼命戰鬥，直到一方落敗。曾經看到一些棋逢敵手的比賽，打得不可開交，甚至有時會吊起

來打，場面十分激烈。老篤的主人們緊張地盯着，小孩則在旁邊起哄，氣氛熱烈。

作為豹虎的主人，會根據豹虎的戰鬥力將其分級，一王、二王、三王等。我們小孩之間會根據等級進行比賽，首先可能出三王對三王，如果不敵，再派出二王。比賽的重頭戲，當然是一王對一王。最勇猛的是黑蔔，而紅孩兒則通常沒有鬥志，身材肥胖。金花仔的命運最為悲慘，常常被用來陪練，甚至在陪練時犧牲。豹虎最愛吃蒼蠅，因此我們經常去抓蒼蠅餵牠們，反正徙置區裏的蒼蠅多的是。

「舞獅」是農曆新年的「重點項目」。1968年前，香港是可以放鞭炮的，但67暴動後遭到禁止，過年的氣氛亦變得淡薄。每到春節，舞獅隊伍從年初一到元宵都會來到大坑東表演。小時候，香港尚武，武館林立，各個門派在春節期間都會來大坑東展示技藝，蔡李佛、洪拳和白眉拳較為常見。采青的方式也五花八門，有采水青（舞獅頭在板凳上彎腰采青）和采高青（舞獅頭與獅尾騎在脖馬上），展現出各種功架。這與現在以表演跳躍為主的舞獅，大相徑庭。

九龍仔還有不少會令此區頑童津津樂道的童年集體回憶。

在大坑東道旁有一條百級樓梯，爬上去便是又一村與九龍塘，都是九龍的富豪區，單棟別墅比比皆是。完成作業後，我最愛和鄰居三五成群到又一村溜達。我們會「疊羅漢」攀上富戶的圍牆，偷取他們樹上的水果，大多是枇杷和人參果等。

小時候的陸軍球場並不對外開放，我們通常會偷偷從破爛的鐵絲網爬進去。因為裏面的草長得特別茂盛，各種小